

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画

1976年夏天，新房盖好，乡人纷纷前来参观。四面墙，石头垒到窗台下，这阵势，当时方圆百里罕见。水泥做的散水坡光滑如砥，许多人拿菜刀来磨。

竹苗说，你家买了很多画。画是什么？父亲从未跟我讲过，我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画就是画。竹苗觉得没有必要解释，也不知如何解释，就走开了。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游鱼，吾乡将小鱼苗称作“鱼花”。买鱼花干嘛呢？画，或者是一种玩具？

等知道画是什么的时候，我很失望。这东西是贴在墙上的，就是一张纸。连个拧紧了发条就会跳的铁皮青蛙都不如，而且不是属于我的。

但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它们。

那些鲜艳的色块让我惊喜。背景是天蓝色，人物脸庞是红通通的，有的戴着洁白的围巾，有的披着雪白的披风。衣服是鲜亮的红色、绿色，红底小碎白花，或者蓝底小碎白花，每个人都亮闪闪的。

抿着嘴的，嘴巴用力、坚定，眼睛大而深邃；张着嘴的，露出洁白的牙齿，满脸笑意。还有几个姑娘，有月亮的晚上，在椰子树下飞起来了。

我刚认字，记得这些名字：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吴琼花、杨育才、杨子荣、赵勇刚、洪常青。

房子外墙的石头和青砖耗尽了父亲的积蓄，内墙只能用土砖，刷上石灰，贴上这些画，整个堂屋亮得耀眼。

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人物是舞台上的，她们都会有相应的故事和唱段。我家四年之后才拥有第一台收音机，我更无从知道复杂的事。

大门边一只广播里早晚会有人唱歌、讲话，我不能听懂。声音小了，祖父让我在墙角地面连广播的电线上洒一点水，哗——广播又大声说唱起来。

这些明亮的画，画中的人，让房子有了新鲜的气息。我们村里人都是灰蓝色衣裤，软塌塌巴巴的，画上的人即使衣服上有补丁，那补丁也是平整的，像衣服上开出的花朵。

我更喜欢他们的表情。村子里几乎没有一个大人像他们一样微笑，绽放出洁白的牙齿。他们每个人都在做一些了不得的大事，令人羡慕，敬仰。村里人只会犁田插秧，满身泥水。

才五年工夫，父亲就将这房子拆了，搬到村外的杉树林，重盖。

堂屋里那些画，先是蒙上了灰尘，后来有燕子到房梁上垒窝，泥点和燕子屎掉在画上，每次我都用抹布沾了清水小心擦拭。

我常常在灰蒙蒙的天气里盯着他们看，在野地里玩累了，回家来我也朝他们看。他们永远不累，手臂高举，满脸微笑，两眼圆睁，他们在看着一块更加光亮的地方，那是我十分向往却看不到的地方。我想象那里是一座金山，闪闪发光。鸟、蜻蜓、蝴蝶都是金光闪闪，房子也是金子做的。

房子拆毁之前，这些画大概就已经残破了，最后不知所踪。

许多物和事，人们只记得它们新鲜的时候，在物理上遗弃之前，我们已经在脑海里先行删除了它们。

第二次对画产生兴趣，是由于我的初三同学陈少丰，他不是买画，他自己会画。他画牡丹，也画钟馗。用五分钱一张的白竹纸。

我去他的村子，发现那里的人都喜欢写写画画。有的画公鸡，有的画莲藕，还有的画大鲤鱼。

那个村子叫芦港，赛口供销社在那里设了一个门市部。父亲在这里上班，单位有个同事姓张，我喊他张叔。张叔喜欢公鸡画，房间里贴了许多公鸡，昂首打鸣，尾羽高高翘起，像一把把通红的扫帚。

鸡群里一只公鸡踔厉奋发，其他公鸡就低头耷脑，要么被主人杀了做菜，要么像母鸡一样低眉顺眼，在鸡群里讨生活。

一个人房间里贴七八张公鸡是很奇怪的。那些红红的鸡冠让整个房间充满了争斗的气息。另一个扁脸黄牙的同事说，老张，你喜欢公鸡不是没有道理的，公鸡一天要和母鸡踩水几十次。

张叔不反驳，说，我就是喜欢公鸡。张叔神态有点像我在家贴过的画中人，脸色严峻，郑重。只有供销社店堂里来了女人，他才笑得灿烂。

父亲房里也贴画，一张含苞的花，下面写着两个字：菡萏，我不认识。另一张我以为是牡丹，下面写着两个字：芍药。

一天，店堂里来了一个老者，拄着拐杖，手里拿着烟袋。他坐在父亲房间，说了两个钟头的话。那些话翻来覆去就两句：一句是，你得管管他，你是单位的领导；一句是，这是一个梅花小姐，梅花小姐。

父亲给老人递烟，倒茶，两个钟头，一言不发。梅花小姐是花神。他在说谁，说的什么？

很久以后我才拼凑出事情的大概样貌：张叔和老人的儿子是要好的朋友，一起打牌、钓鱼。张叔和老人的儿媳妇关系也很好，好过了界，但老人的儿子不以为意。老人跑到张叔单位找领导，为儿子鸣不平，也不直说，只是翻来覆去念叨那两句话，讲讲，停停，又讲。

我觉得不可思议，张叔是梅花小姐？太奇怪了。老人的儿子也是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人，喜欢画画。公鸡是他画的，父亲房里的画也是他画的。老人终于失落地走了。老人走后，父亲将墙上的画揭下，叠起来，扔进抽屉里。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人间小景

小朵卓美

星星开始隐退，之前墨蓝的天空逐渐变浅，浅蓝的光冷冷地落，静静地照。某条小街上，高一声低一声的咒骂声从街头传至街尾。小朵疯掉了，她一早起来就骂自己的父母。消息飞得比麻雀还快。小朵，一时间成为小城人的谈资。有人说，好好的姑娘家，可惜了。也有人说，她咋个那么经不起蹉磨，父母虽说反对她的婚姻，也没关她也没用绳子拴她，她咋个说疯就疯掉了。

正是三伏天，被群山团团围住的小城不起一缕凉风，闷罐一样。马拉着一车煤跑过几条街，用脖子上的铃铛撵开行人。小朵跟在马车后面跑，脚上的大码雨靴咣咣咣直响，她身后，带起一股灰尘。只能奔跑，跟着马车跑到买煤炭的那户人家门口，她才有机会匍来踩一马车煤炭的生意。街上行人密集的时候，马慢下来，小朵也慢下来。她奔跑的速度，由一匹马决定。她奔跑多远才停下来，得看那车煤炭的买主家住在哪，买主家住得远，小朵得跑过几条街，甚至从城北跑到城南。有人望着她的背影道，小朵都疯掉了还晓得跑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调侃，别人跑生活的跑趾讨生活，做各种各样的活路。小朵讨生活，只有这一种讨法——跟着马车跑。她最多，也只有这一种活法。

有一天，人们很惊讶地看见，小朵怀

中的旧衣裳里面，包裹着的是一个粉嘟嘟的婴儿。在那些严格控制生育率的年月里，路边或河边总能捡到女弃婴。小朵讲，在河边捡纸壳的时候，她听见草蓬里有猫叫。有人跟她讲，你自家的马都无料，拿什么来养她，还不快送回原处。小朵惹人，把你姑娘送回原处去。小朵的样子，让她担忧的人找不到多余的说词。小朵不知道，从今以后，她跑生活的意义跟原来有何不同。她唯一晓得的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去跟马车，去踩煤炭，那是她的营生。跟在马车后面跑的时候，小朵手上多出来一个布口袋，那里面有个脏兮兮的奶瓶，有几块尿布。她奔跑的时候，脊背上的女儿有时大哭，有时咯咯直笑。有时甜甜睡去，红苹果一样好看。

小朵不识数，不知道钱的多少，只会一块两块地要，或者凭人家给。有的人心好，给她合理的劳力钱，给她舀一碗饭吃，给她女儿半碗米汤喝。小朵平时总摆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仿佛不摆出凶样别人就会欺负她、占她便宜一样。可她给女儿喂吃喂喝的时候，嘴角上翘，目光里边全是丝绸般的温软。见她那样，人人都忍不住为她祝福。街邻们讲，小朵抱起她姑娘的样子，就像全世界只有她有得起姑娘一样。

多年后，因为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烟熏火烤的日子，一下子就退出了小城居民



寻觅

李海波 摄

风雅颂

范岗意象（组诗）

欧阳健子

智慧农业的抒情层面	交织 繁衍 培育
在杨安村智能化种植基地 无土栽培的小蕃茄春风满面 露出通红的圆脸蹲在枝叶上 远远地向我们张望 成为采风团聚焦的亮点	花朵里的村庄打扮一新 开出芍药 月季 蔷薇 和美女樱青春永驻的模样 依偎在一口半轮明月的水塘边 谷雨后的村庄口含麦穗 童年清脆的麦笛声 被一阵民风再次吹响
倘若一个人的生活 都如眼前宝石般的西红柿 镶嵌在生命的枝干上 闪烁着红润的嘴唇 那一定是大地馈赠的幸福	刷出来的阳光地带
采摘西红柿 采摘天上一大群灿烂的星星 箩筐里装满了那些散落在 人间烟火里晶莹的喜悦 采摘的手指上沾满了 由远及近的村庄	透视一把刷子 碧绿的河滩草地上 肥美的猪羊正在奔跑 它们的鬃毛在风中飘舞 它们的叫声隐藏在阳光背面 木头和钢铁的支架上 温驯的毛发向一把刷子 集中。靠拢
种植大棚被数字化支撑着 智慧农业的根系扎进 超大跨度无菌钢结构车间 扎进玻璃温室和智能化加工流水线 就像此刻的我 以一个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 双脚紧贴着地皮 从生活的土壤里挖掘出 青翠欲滴的新鲜词语 在我茂盛的体内	范岗镇上的制刷人 用羊毛猪鬃加工的油漆刷和滚筒刷 刷去了土地上一层贫穷的灰尘 刷出来的乡村 富贵优雅 像哪家制刷大户娶进的一房 城市里的漂亮媳妇
	创二代反复打磨着前辈的产业 特制出来的环卫刷 清洁刷 化妆刷 把星星直接刷进黑夜的眼里 把时间刷进手机和电脑屏幕上

的生活。踩煤炭的活路，急拉拉地就到了尽头。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谁家有人去世，在丧场上摆桌子、扫地，或者，帮主人家扛花圈上山，就成了小朵这辈子从事的第二种职业。无论怎样，小朵依旧爱着人间，爱着她的女儿，尽管她爱的表达那么与众不同。女儿在旁边的桌子上写作业，她时不时过去瞟一眼女儿写的字，就像她还认识那些字。时不时的，她接来一瓶水，砰地砸在女儿写作业的桌子上，把女儿吓一跳。

多年前小朵的老父亲去世，她把存折给她的妹子，命令妹子去取钱给老爹买口像样的棺材。这些年，小朵的妹子一遇见她就讲，那么大的岁数该歇着了。低保不够你生活么，我们每个月按时给你补贴。小朵鼓着大眼睛恶狠狠地吼她妹子，低保够吃够喝就挺尸了？就坐在屋头等死了？她没让妹子跟女儿养她，她拒绝的理由是，她们要抚养娃娃，她们个个都是拖油瓶。

那么多年了，小朵靠着劳力吃饭，她没有白要谁家的钱，没有白吃谁家的饭，可她毕竟是疯子，因此，小城的人把她跟乞丐归成了一类。新城迁往别处，小城逐渐落寞。落寞和空荡，让一座城愈加苍老。小朵也老了，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可这座城的人还小朵小朵地叫她。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小朵也来丧场上帮忙。我母亲的红棉袄跟一堆衣裳，我们请她去扔。她没舍得扔，全给抱回了家。上次我回老城，小朵穿着我母亲的红棉袄在街上走，她的身高以及走路蹒跚的样子，从背影上看像极我母亲，我心头一惊，以为我妈还活在世上。

前几天，我又在朋友家的丧场上看见小朵，她转来转去的，像个影子。



一双青春年少的手
刷进了跨境电商平台
成为乡下一只白鹭扇动的翅膀

在范岗 真正拥有几把刷子
就可以把自己通向世界的窗口
刷得透亮

聆听民营企业的心跳

宽阔敞亮的厂房
其实是天空中特意漏下的一
片阳光地带

大地的呼吸声
从崭新的钢结构梁柱间穿过
带着雄浑激越的交响声
渗透到数字化车间的加工设备上
落在不同规格型号的汽车胶件上
如同一小堆阳光代替了一小把鸟鸣
落在院士工作站的实验仪器上

你听 大地的声音
超声波清洗淬火的声音
车床切割加工的轰鸣声
电焊作业的滋滋声
自动控制系统屏幕上的点击声
这些声音很纯粹
应和着五月份布谷鸟的叫声
构成一家民营企业的心跳

每当黄昏之后 工人下班
一尘不染的设备上
落满了乡村的夕阳 月光
不远处几句娃声里
隐约闻到一股稻香

此时 乡村里的爱情
正如那双萤火虫
在旷野里飞舞

飞旗寨上有仙气

王启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飞旗寨不是岳西的最高山，也不是自然风光最美之山，却是许多人多次观赏过的地方。飞旗寨离城近，也是市民百姓娱乐所在，本无特色，更无神仙，自从文人墨客来得多了，果然生出些仙气。

飞旗寨北坡的风有些猖狂，建于北坡的索道立柱高大粗壮，不时还伸出一支拐杖，应该是登山杖，牢牢抓在山岩之中，立柱高大，不逊于风力发电机主塔。缆车布置也有特色，别的地方均匀布置，这里三五辆连在一起，果然是人多势众生仙气。

上山进得山门，一处平顶，松树株株挺拔，我就喜欢这阳光帅气模样。一株树上挂有一只透明玻璃瓶子，瓶子里装有白色丝絮般物质。大家猜测半天，一人说是不是太阳能般的物件，白天吸食光能，夜晚照明？推理倒是有点，甚至有仙韵，不知是否正确。下得山来，又忘了求证。

山门附近有一大鼓，同行的客人是文人，挥鞭上阵，隆隆鼓声响遍山寨，在山谷中久久回荡，远追建寨者的耳畔。据说张献忠、陈玉成等曾在此安营扎寨，和封建王朝上演过惊心动魄的大战，斯人已去，鼓角犹闻。尤其是张献忠进攻山寨的战火，及其催促将士进攻山寨的鼓角犹在耳边。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非凡人也，可曾空有大志而无赴考境界，面对清兵，一泻千里。飞旗寨因他万支火箭齐发，致使寨上旗帜残缺，随风飘扬而得名，值得大书一笔。此战是否取胜史无记载，战况之凶险却流传至今。

离此不远，有道吊索桥，几位乐陶陶的孩子，以冰上舞蹈的动作跨越索桥的英姿，引得我们一阵羡慕帮忙。我回头走在索桥上也要蹦跳几下，表达我对飞旗寨的热爱。桥头几株松树上挂满了红红丝线拴着的硬纸片，纸片上写满心愿，有对亲人的祝福，也有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多的是少男少女们的浓情蜜语。我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美好的寄语，这是一道风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哪个景区，若有个许愿处，有棵许愿树，就多了一份热闹，也多了一处展示虔诚和良好心愿的天地，挂满心愿的松树，自会生出一缕仙气，为许愿者带来好运。

再往前行，有处酒吧，是飞旗寨上举杯邀清风的仙境。有友有酒，开怀畅饮，不再需要排场和理由。文人与酒总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有酒就有话题，就有诗文。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杜甫也说：“白日放歌须纵酒。”以歌佐酒，人生几何？其情其境，何其潇洒浪漫？朋友相聚也会分离，所以王维劝即将离别的好友更尽一杯酒。歌亦是酒，酒亦是歌，仙气在酒里孕育，在歌声中成长，饮者自然通灵。

飞旗寨，听其名，应该有面大旗迎风招展，可这里不见旗帜，只有凤凰。飞旗寨的火凤凰，是寨上的压轴景观。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造型，难道以凤凰涅槃暗合飞旗重生？“凤啄香木，一星星的火点迸飞。凤凰火星，一缕缕的香烟上腾……”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呼唤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今天借用她在这里召唤出一片新的天地、新的山水横空出世。

一道长长的玻璃栈桥凌空而起，缓缓伸向昂首屹立的金色凤凰，栈桥下是峭立的悬崖，一众游客睁大眼睛，牢牢盯住前方那只大鸟，颤抖着双脚，战战兢兢半天方迈出一步，我伸出手臂，帮助众人来到金凤凰身畔。凤凰的魅力就在于让每一个见到她的人皆咬紧牙关、战胜恐惧也要走近她，这不是仙气的魅力？

